

各國興亡小史

八種

———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

越南亡國史

發端

痛莫痛於無國。痛莫痛於以無國之人而談國事。吾欲草此文。吾淚盡血枯。幾不能道一字。飲冰室主人曰。嘻。吾與子同病爾。且法人在越種種苛狀。舉世界無知者。子爲我言之。我爲子播之。或亦可以喚起世界輿論於萬一。彼美人放奴之舉。著書者之力也。俄土戰爭。亦報紙爲之推波助瀾也。子如無意於越南前途則已。苟猶有意。則布之爲宜。抑吾猶有私請者。我國今如抱火厝積薪下而寢其上。猶舉國酣嬉若無事。語以危亡之故。藐藐聽之而已。吾子試爲言越亡前事。或我國大多數人聞而自惕。因蹶然起。有復見天日之一日。則豈惟我國賴之。貴國亦將賴之。余感其言。因拭淚以著是篇。

一 越南亡國原因及事實

越南在漢唐以前。本交趾一部。與林邑占城同爲榛狁未開之民族。秦趙尉佗時。漢馬伏波時。漸成一小小部落。迨宋以後。交趾英雄丁璫_{丁先}李公蘊_{李太}等繼起。筆路藍縷。開拓漸大。已全有珠崖象郡文郎越裳等各部。漸

成一國。至元時有陳國峻陳光啓。越之人傑也。與韃人戰。戮元將唆都。虜元太子烏馬兒。捕送燕京。時有詩云。

奪槩章陽渡。擒胡鹹子關。

太平當致力。萬古舊江山。

其時人才。人人思進步。事事求進步。故國勢日強。黎朝時戰退明兵。又收占城國之半。併有林邑全壤。前阮光中君。又極英雄。攻敗暹羅。殺退洋艦。英威偉烈。實令人心口口欽仰。至今朝阮氏建國。國初人才。實能極力求進步。遂全有占城。又得富貴真臘地。今西貢又西撫高蠻萬象。西北極哀牢鎮寧樂九。南極崑崙崙崙。北夾兩廣雲南。爲一全越南國。其時越南國。比唐時以前交趾部成五六倍之大。若使越南人君臣。常思進步。務益民智。務長人才。國計兵謀。事事求進步。豈非烈火得鉅柴。炎炎赫赫。光焰五天耶。人亦有言。器滿則傾。越人彼時。自顧已滿。擁金睥睨。井蛙無天。文恬武熙。日甚一日。其間積腐政教。事事模倣明清。文人以陳編兔守。俗學鴉塗。自矜得志。武人以旗鼓美觀。棍拳兒戲。自謂無前。其最可鄙者。抑制民權。芻狗輿論。凡國家謀議。民黨從旁咨嗟而已。孟子有云。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於是有數萬洋里外。于于而來之佛蘭西國。有人呼爲大法佛蘭西於百年前。遣其教徒來西貢河仙等處。乞講道。是爲嘉隆初年。是時法人已有覬覦越南之志。因見越南君臣輯睦。政教無缺。又國中虛實未詳。如何敢動。馴至嗣德初年。見越南的是野蠻政教。民權日削。公論不伸。知是越南垂亡時候。遂遣法教徒。問越南政府。陳乞通商。又大集商船於西貢。而以兵船出其不意。潛入沱瀾。在廣南爲越南扼要海口攻沱瀾。三年。不能下。引去。自法人之失意於沱瀾也。蓄憤潛謀。眈視更甚。是爲法人取越南之濫觴。越南若及是時。大修兵政。大振民權。君臣上下。勵精圖治。深求外洋之智學。洗刷積腐之規模。迨天之未陰雨。徹

彼桑土。綢繆牖戶。國猶可爲也。

乃越南朦朧雙睡眼。痿痺一病軀。尊君黨。抑民權。崇虛文。賤武士。盜賊窺伺於庭。妻兒酣歌於室。主人擁被臥牀。時時作一欠伸。嗚呼。危乎。岌岌哉。

果也。負且乘。致寇至。嗣德十五年。法人以重兵厚集於西貢。要越南講盟。越國君以欽差大臣往會。越大臣奉國章如西貢。法人以兵劫盟。使紀盟詞曰。越南國君臣順情願。大法國保護。乞以六省爲讓地。嘉定邊和寶祿永隆安江河僊押國章訖。又定約章。有越南既願。大法國保護。不得更與他外國交涉一條。是爲法人取越南之嚆矢。

其時三十省全轄未動。兵財充裕。苟奉命講和之人。有膽氣有機略。但依通商講道前約。謬謬與爭。亦未至權利盡失。最可恨者。當時潘清簡林維義爲欽差大臣。二人羊豚其肝。狐鼠其技。一見法人。便戰戰慄慄。汗出如雨。倘法人要將其父母。獻其供宰。彼亦恭恭敬敬。雙手獻之。何況六省。

此六省者。人民勁悍。財粟豐饒。西貢粟米輸出海實越南天府也。法人經營其地。已有四五十年之久。至此時始出很毒手段。越南堂奧。爲之闐然。嘉定。蔭芹。海口。爲越南第一深廣海口。歐洲海船入越南。非此不達。是自西洋來之關鎖。

其時有鄉進士阮勳武舉人阮忠直鄉圍戶張定張白。舉義兵。與法人抗。累數百戰。然以軍械不及法。尋敗。全家被戮。墳墓一空。

阮勳最烈。起兵時。三爲法人所擒。再脫於獄。再聚義。臨刑時。有句云。『縱死已驚胡虜魄。不降甘斷將軍頭。』終不屈死。法人梟其尸。投之海。

嗣德三十五年取東京河內城。城臣黃耀以血書遺表。自縊。表有云。『何忠義之敢言。懼事勢之必至。城亡莫救。多慚北圻都人士於生前。身死何裨。願從先臣阮知方於地下。』前法兵既襲東京壯烈時以休官在家起義殉伯阮知方父子殉難難者。爲按察海陽北寧解元阮高。聚黨千餘。謀復省城。爲法所擒。以手刀自剖其腹。不卽死。復自斷其舌而死。有義人輓以詩云。『誓心天地流腸赤。切齒江山吐舌紅。』

高既死。法猶以不得殺割爲恨也。斷其首梟之。未幾。諸省相繼淪陷。甲申建福元年。法兵入順京海口。劫越南以清國封王璽章繳還清朝。清國以越南讓法。實在是年。嗟乎。數千百年受封之榮。不足以償一朝還璽之辱也。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得其士夫。亦可醜也。越南之謂哉。

乙酉年。法兵攻京城。咸宜帝奔父安省。詔四方勤王。而輔政大臣阮福說赴廣東。求粵督達愬清廷乞援。法人知之。向清廷阻其事。且問越南人來意。清政府憚法。遂安置越南人於韶州。

法兵掠父安。奪咸宜駕。徙之巴黎城。尋以帝有謀歸國之志。徙之南斐洲阿爾熱城。禁南人往來。絕音問。越南地勢險要。人兵勁捷。可戰。法人非容易可取。緣嗣德時有姦臣陳踐誠。阮文祥當國。此二人者。俱虎狼面目。狐狗肝腸。文祥比踐誠更甚。善於逢迎掩飾。深得主上心。嘗蓄篡奪之志。因國政內腐。法虜外窺。知法勢彊盛。遂借外交手段。脅制朝廷。以陰行己志。多以重賂結法人。約爲法人奧援。彼爲機密院大臣。每有機密。輒先洩於法。法人亦以重賂餌之。凡交通英德等事。皆爲祥所敗露。國中又有太后范氏。愚而貪。爲嗣德翼宗之生母。干預朝政。翼宗事事稟求母后乃行。阮文祥卽以法人所餌之重賂。結母后心。昏墮姦賊。表裏弄權。顛倒國政。陷害正人君子。或則橫被刀斧。或則黜削歸里。順京失守時。文祥實引法兵入城。阮福說出兵迎敵。使人向祥乞濟師。祥却

尚法營通信。絕彈藥弗給。城遂陷。法得國。祥自以爲功。謀求封王。法人惡其反側。恐留之爲後患。徙之海。溺其屍。以空鐵棺回。令祥子孫出十萬金以贖。法人之狡獪如此。然引虎入室。爲虎所噬。彼假虎威以逞者。胡不以祥賊爲鑒哉。

小人當國。朝廷空虛。京城亡時。勤王詔下。應詔死事者。不是邊郡左遷。便是江湖閒散。無權無位之君子。手無寸鐵之豪傑。一旦義憤感激。視死如歸。除西貢淪沒已久。繩束太嚴。無可與法爲梗外。南北兩圻諸省。以至山邊海徼。漢族清蠻。無處不有。揭竿斬木。與法人相生。久者幾二十年。近者亦一二載。有與法人惡戰死者。有爲法人拿捕以死者。有爲法人招誘不屈而死者。有陽爲法臣。陰結義黨。爲法人所覺而死者。有憤極填胸。自尋死法而死者。可惜幾千年江山精氣。所鍾毓之英人傑士。遭世不造。蘭薰玉焚。俱化作南海怒潮而去。冤哉痛哉。言念及此。爲之酸鼻。爲之痛心。爲之撫膺大慟。欲言不忍言。欲不言又不忍不言。嗟乎。海河清晏。則廟堂之上。庸夫高枕而飽餐。天地塵氛。則鋒矢之場。壯士捐軀而吞恨。使此數千百義人壯士。得於國未亡時。居之廟堂布之州郡。國其能亡乎。晴天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是誰爲之。是誰爲之。此數千百泉下義人壯士。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必不樂其以國破君亡。賣吾一身忠烈之名也。哀哉痛哉。有國者其可使國人偏有忠烈之名哉。

二 國亡時志士小傳

阮碧 南定人。舉二甲進士。法人取興安。碧爲巡撫。櫻城死戰。城陷。棄妻子入山。結義士。北圻全轄義人。皆隸麾下。二年餘。屢與法戰。適勤王詔下。遂奉詔如粵。援清兵。黃廷經。李子才等。謀復宣諒。與法戰死。碧家南走。去諒山。

十餘日程。法人謂死信詐也。逮捕全家。時碧母已七十矣。幽之坡室。法人累年不得解。碧所居程浦社。以碧故。法名人幽其豪役。沒其產。欲多方凌轢。以得碧之出也。一人盡忠。全鄉蹂躪。文明之流毒甚矣哉。

武有利。南定人。舉進士。南定城失守。利以督學棄官歸。法人初取越國攻一城下一府縣。有即投降者。依舊官銜而奴隸之。與其友杜輝僚陰圖

收復。未發也。得勤王詔。遂起兵。法屢擊之。弗能獲。有越南之豚彘而進士冠者。曰阮文豹。法以美官賂豹。豹爲之間。豹利同年也。利信之。豹道法兵入屯。遂被執。時北圻未定。法欲官利以收人心。竟不屈。遂以歲除日。梟斬於南城市上。時義人有輓聯云。未捷身亡。長使英雄淚滿。並遊顏厚。肯教夫子生還。蓋指豹也。

杜輝僚。亦南定人。二甲進士。國亡。與武有利同謀。法人幽之坡室。禁飲食不與。僚以老母無養故。不敢死。坐獄待命。如是者累年。亂定後。僚以潛匿無實狀。得免戮。然旬月間。必向法人點名呈面一次。又如是者累年。母亡。居喪終。悉召其門生子弟。囑之曰。昨所以區區忍死者。有老母耳。今母喪終。吾死矣。即仰藥。僚丰神溫雅。而中存凜凜。不可犯之概。人有說及法人及爲法奴隸之事。但微笑不答。然子房諸葛之志。實無頃刻忘也。被法人束縛嚴。無可伸展。齋志以歿。僚嘗有詩云。

千百年來有此日。十八九事不如心。

未老杜老卒懷古。再生賈生徒哭今。

宋維新。清花人。進士。全家死於法。今無嗣。維新初罷官歸里。與舉人子宋維清奉勸王詔。舉義兵於清花。結山蠻岑伯燦。丁文毛等兵數千餘。屢挫法兵。又安解元阮季淹亦以義兵會。屯岑惇。時有清花人高玉醴爲法獵斃。最得力。維新之故門吏也。維新爲所誑。被獲。維新一時有盛名。法奴隸者爲之謀脫死。竟不可。法人梟之。其家眷

於維新未獲時。皆以幽獄死。阮季淹亦被戮。

阮敦節。清花人。倜儻有大志。謀舉義兵。未及發。事泄。法人幽之杖之。鞠之。問其黨。固不言。法人引斬者數次。竟不斬。欲窮查之。盡得其全黨。乃已。敦節固終不言。法人發爲囚。徒牢堡。哀哉。著赭衣。荷板鍤。執役刀。從法兵背後。而供灑汲之役者。乃越南十年前儒冠文屨。目炬聲鐘之阮敦節也。敦節以進士歷官知府。素懷國憂。多結山寨。好漢。不肯死。非憚死也。嗟乎。此老心事。何日作一聲泉下笑哉。

丁文質。父安人。應詔起義。兵敗被執。法人梟其屍。屍爛。門人乞收葬。法人但予屍。奪其首而火之。文明強國所爲。固如是也。丁文質其幸而身被之哉。丁母與其弟。既死於難。男二。姪二。女一。年甚幼。法人俱戮之。文明國嗜殺。固如是哉。丁初以進士蒞義興府。甚得軍民心。與法人戰。屢勝。南定城亡。義興府不能下。質受刑。乃酷慘如此。想是愛國者犯歐洲之最重律科歟。

阮效。潘伯扇。廣南人。以散官起義。三年血戰。法人未有以敗之。會廣義人阮紳。初亦附名義會者。後叛義會。投法。法人奴隸中之最露頭角者。其黨黎潔亦爲法黠狗。效扇所在。必極力蹤跡之。法虎得紳。潔爲假。捕效扇益急。效扇度兵必敗。全三省義人。必盡爲法魚肉。效乃與扇謀曰。三省義會。君與我實主之。事不可爲。有死而已。然俱死無益。君先死。我散其黨。而以身任法人執。法人鞠問我。我極力爲吾黨解脫。死一我。不足惜。存吾黨。他日有成。吾志者。吾生也。扇慨然諾。遂著冠帶。望闕五拜。又向效再拜曰。君勉之。我去也。卽傾藥囊。一飲而瞑。蓋扇初起兵時。卽以衣袋貯鴆藥。有死志久矣。效被虜。解赴順京。法人集刑官廷鞠。時廣南三省義會。不下數百人。此其有名者。效獨稱三省人甘心作賊者。惟效一人。其餘皆爲效所力脅。彼懼燒毀。不敢不從。無他心也。斬效足矣。他不

辱問獄成，竟無一言伸頸就戮。效麾下胡學，以布役起兵，有名戰將，亦被戮。嗚呼！二人者，家破矣，不問也，身死矣，不恤也。區區思存其黨，以爲後圖，彼其眼中胸中，但有祖國有同胞耳。此等肝腸，真是天地欽鬼神，佩爲其黨者，顧乃僥倖偷生，蹉跎至死，不知人間有何可羞可恨，其何以地下告程嬰哉。

黎忠庭 陳猷 二人皆廣義人。阮紳同鄉也。庭猷以廣義人抗法，紳以廣義人助法。庭猷以勤王死於法，紳實戮之。越南固紳之同種，廣義又紳同種中至親至切之同種。夫同種而至不愛同種，亦已忍矣。乃又爲異種者拔刀刃，必殺吾同種而後已，獨何心哉。法人愛紳慕紳庇護紳，於紳何取乎。倘使紳祖宗父母而生於法，法人能保其不助異種者以禍法乎。今日背越南忘廣義而助異種之法人，他日必將背法人忘欽使而助攻法之一種人。此翻覆事。阮紳固優爲之，法人而果愚昧與，法人而果可欺可弄與，則必崇信此朝恩暮讎，反側顛倒之阮紳。阮紳必有以報法，聯法人以攻法，道與法異種者以攻法，固阮紳一反掌間耳。然法人決不愚也，法人決不可欺弄也。法人決不信此忘祖國而崇殊族之阮紳也。危哉阮紳，危哉阮紳。

范纘 平定人，以武學生起兵平定，勤王會人，纘其赫赫者，與法抗三年，弗克，入山死。法人募人入山，尋其墓，掘屍而火之。此等奇駭事，乃文明國亦嘗爲之也。

黎寧 河靜人，以陰生爲義黨倡。寧世家子，有厚貲，少年時，知國必亡，已有短刀匹馬之志，結納俠客，揮金如泥。手下嘗有數百死士。順京失，卽舉義旗，奉出帝詔，爲義軍參贊，多敗法兵。馘法將，會病斃。法人分插其村民，沒其社村號，兄弟五人，四死於法難。麾下裨佐，後隸潘廷逢，皆有戰將名，功雖不成，實義黨中之最表表者。何文美 河靜人，以書生應詔，深沉有智，能易裝服，混入法營，屯爲義會疆間，時偷取法屯軍械火器，裝載入山。

法人不能害爲仇人中傷。自射其喉而死。美起居必以短槍隨。誓不污法人手也。燈蛾赴火。美誠可憐哉。然義黨中之最凜凜烈烈者。美旣死。法人以不得殺爲恨也。割其首。梟之市。十餘日。彼僂僂者何罪乎。酷虐至此。此所以爲文明國也。

阮仕 父安人。初本偷漢。不事人家業。常以短刀隨身。聞法人名。輒怒目切齒。頭髮指天。誓必殺割此賊。投義黨爲領兵。經百餘戰。見法人未嘗避也。善撫士卒。恩愛備至。帥府賞賜銀錢。輒分予手下。一文不入囊。嗟乎。不愛錢。不惜死。兼而有之。得如此偷兒。我且焚香稽首而祝之曰。吾子拜汝。吾萬拜汝。仕死。法人發其墓。仕出身甚微。然義黨中之名戰將者。仕死後。父安更無如此人。

阮有政 阮春溫 皆父安進士。熱誠憂國。天性懇摯。溫比政又過之。溫被執。檻赴京。法人百般窘辱。終不屈死。揮刀割天。齋恨入地。仇人尙在。肯忍見其子孫耶。

潘廷逢 丁酉難作。乘輿播遷。以香溪縣爲行在所。河靜轄也。河靜屬父安。安靜全部。赴義最多。與法相持最久。被禍較諸省亦最酷。十一年間。販奴佃戶。偷漢屠兒。皆奮跡草萊。與法人拚命。有百戰間關。爲一時名將者。義兵掌營高勝。義兵提領阮橙。尤庸中佼佼也。勝果敢善戰。能一見洋砲。依式製造。精巧不下於法人。與法戰。輒餓法一晝二晝等官。法兵相戒。遇勝輒避。使國中有數百勝。法人其不狼狽而西乎。勝自投軍。遇敵輒戰。眞法人之無賴賊。勝死。所居里。法人燬之。勝墳墓被掘。橙果敢不亞勝。而謀略又過之。法人初來。橙卽投法兵。爲細作。引法兵拿匪。卻陰誑徒黨。以酒具餌法兵。乘醉誅之。盡奪其砲。遂赴義黨。奉出帝詔爲領兵。橙赴戰。能避銳擊惰。以逸待勞。臨變從容。應機神速。有古名將風。累與法交槍無敗者。天方授楚。未可與爭。惜哉。橙勝死。河靜遂無名將。二人

皆潘廷逢麾下也。逢書生時，已落落不入時套。舉廷試第一，尋補御史，會權姦當國，擅行廢立事，乃斧林立，乃集朝臣聽命，舉朝屏息。逢獨抗章嚴劾，義氣凜凜，不避鼎鑊。類如此。勤王詔下，逢方居母喪，以衰經奉詔，築山屯掠法堡，董率諸道義兵，二轄民大半歸附。法人號令不能行，法大奴黃高啓，逢同邑人也，以甘言厚幣誘之，出不可。國新君爲法所脅，亦溫誘之，出終不可。法人縻其威，發其先墳，逢子弟哭告之。逢曰：世受國恩，與國同禍，我先人所甘心也。吾成先志耳。死不休。遂據險養兵，儲糧造械，益爲進取之備。聲勢行於兩圻，會廣義賊阮紳爲法人獵獒，以數千習兵，與數千法兵，分道進攻。兵未入境，適逢病重，斃。法兵遂搗巢焉。時麾下無橙勝比。兵遂潰，噫嘻。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逢臨歿，有絕筆聯云：九重車駕關山外，四海人民水火中。逢既死，法人購得逢屍者，有厚賞。然逢麾下無肯指引者。法人遍求諸山中，得山蠻指逢墓處。法人發其屍，驗之，屍有枝指，棺面有咸宜帝勅賜兩圻經略大使平西大帥之印，乃出其屍，沃以火油，燒之，恐有斂灰而葬者。復散其灰，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是之酷刑慘狀者。乃一於歐洲文明國見之，治真正盜賊，無此律也。況其爲勤王之義士耶？文明國其何以解天下之疑也。

乙未年七月逢死，義黨潰。十一月，法人以軍費二十萬金元，責四轄民賠償。國遂定。於是三十六省一百二十餘府縣之土地，一百兆男婦老幼之人民，以至山蠻洞丁，南極河僊，北極諒山，西夾暹羅，東夾大海，無一不歸法人管轄。是爲法人取越南之結局。

以後法人乃全出其經理越南之毒手段，以後法人乃徐展其蹂躪越南之很腳跟。

三 法人困弱愚瞽越南之情狀

嗚呼越南人三十年間干戈了。又水火。水火了。又刀劍。幾番蹂躪。餘喘僅存。又豈堪法人之毒手段哉。今日日割剝魚肉。嗚呼。越南豈不是早晚無遺種哉。今說法人之毒手段。只恐聽者猶以爲言者之過也。夫法國乃疆盛之國。而淩侮弱小之越南。成何國體。法人爲文明之人。而魚肉愚瞽之越南。成何政法。故說來。恐人或不信。然我據耳目之所及。從實說出。迥非臆聞。諷想。故將惡名歸於法人。若有一毫虛誑。天地亦不饒也。夫越南是有君者。今且說法人如何處置之。

越南故君爲咸宜帝。冲齡在位。纔一年。有何失德。有何罪惡。不過一文弱之主耳。法人既攻下京城咸宜帝。於是出走。所到之處。尺地寸土。皆爲祖宗父母故地。於法何干。乃法人既追執之。又遷之絕域。曰南斐洲亞羅熱城。又幽之密室。又禁與外人交通。又絕越南人往來音信。以一有德無過之君。羈囚異地。法人倘欲殺之。則殺之已耳。而乃故留此一條命。歲取幾萬金以爲供養之費。○法人於南國所入之常賦。分爲三款。其二款。全歸法人。越人不得干預。其一款。爲收養越南君臣之帑。每歲就此一款中。另摘出三萬金。奉歸法人。名曰供養越南王之金。○其實供養與否。越人如何得知。法人祇借那三萬金。留那一條生不堪生死不得死的性命。殘殘毒毒至此。法人卽自取那三萬金。越人莫敢誰何。法人要取之有名。好成個假仁義的。這是法人之狡險處。

越南現在之君。喚做咸泰君。法人但留的內殿。與他居住。存的皇帝名義。與他稱呼。法人却以法兵環守殿門。一出一入。由法兵看管。國君出都門一步。須奉法人號令。國中一切政令詔旨。皆先稟白法人。得法人一諾。乃敢施行。或法人自傳出意旨。其越人爲奴隸者。行五拜三叩首禮。越人見唯唯遵辦。而那皇帝却兩手拱拱點一點。更不得開口問一聲。這是何事。如此爲國君。法人便廢棄他。使法人自公然書個大法。大越兩國皇帝。誰敢問他。豈

不更乾淨了。法人故留此土居木坐的虛位。凡所爲種種惡虐。必布之於國中。聞之於外國。曰。這是汝越南君臣所願爲。曰。這是汝越南君臣所順受的。法人想道。越南人是無耳目的。外國人是無公論的。只那一條計。法人謂可瞞過了。這敢明明白白愚惑越南。這敢明明白白欺弄外國。果然越南被他愚惑了。果然大國被他欺弄了。無那個問他罪惡者。這豈不是法人之狡險處。

法人以保護二字。欺五洲疆國。一國有利。各國均需。這是公約中所有。法人却遮遮掩掩。謂越南君在此。法人但保護客人。何利於越南。疆賓不壓主。想各疆國信法人此說。爲法人遮掩過。三十年來。無一疆國商船到越南者。無一疆國向越南開商館領事者。我謂各疆國。必不爲法所欺。此或有故。我未解得耳。法人因此緣故。纏縛束勒他王族極緊。每一月。兩三次檢王族譜宗人名。照名點面。有欠名的。法人必窮追四面羅捕。嚴刑治罪。豈不是怕法人祕密情走洩麼。法人近來。絕王族的口食。王族人如何生活。却無一人出外控訴。皆以此耳。越南國是有臣的。看法人如何處置越南之臣。請我同人聽者。

越南國破君亡。這般可痛可恨。那時越南臣子。受國王水土的恩澤。如何偷忍得過。若使越南人。個個都俯首貼耳。甘心事法的。竟成何世界。越南人勢力。固萬萬不及法的。與法爭命。猶如三歲兒童。去與拔生牛角的孟賁。一場決鬪。如何不敗。那越南人敗了。有不肯屈服的。有十分憤恨。憤極自死的。有投首求免罪的。不肯屈服的。如潘廷逢范纘。一般人。法人倘容他逃遁山谷。他固與草木俱朽。於法何傷。法人却極力下毒手。糜他妻眷。連累他鄉旅。掘發他墳墓。他不肯屈服。到底是他分事當然。法人罪其生者。鼻不憐病。是越人俗語怎敢怨恨他。可憐死者屍骸。而生者當得何罪。法人竟暴露碎解。懸之城門。投之水火。如此豈不痛煞。那痛憤自死的。如阮高何文美一般人。

他身既無辜自戮。他妻子既困苦無依。冤哭愁呻。天裂地坼。倘法人休手罷了。容他一滴血入地。於法何損。法人却思快積忿。必發其屍而火之。必割其首而梟之。彼窮鬼殘屍。何能作賊。黑黑禿禿的骷髏。受天地間僅有之苦狀。法人努兩目很視。拍手稱快快。豈不令人駭煞。彼投首求免罪的。如阮城潘仲謀阮光琚一般人。此三名不被法殺。然他是二個進士。一個舉人。法人在之以誘諸出首者。他固怯怯的兒。蠢蠢的漢。大丈夫行事。豈有一經敗衄。輒低首下氣。向人乞哀。此等臭皮囊。留之可嫌。殺之不忍。但自法人而論。便是他既降服的。又何必殺。可憐那安和北門外。一輩投降人。儘將一劍揮去。殺之已矣。又禁絕他家人族。不許認屍收葬。暴骨流血。行人爲之絕跡。法人又極狡。初問一二出首。法人甘言醴賞。誘他。自相牽引。陸續俱出。山中巢穴空了。便引出安和門。那時出首人都還贈他一劍。那時諸不肯出首的烈士。定當拍案叫快。既受殺降的名。又快烈士的志。又堅思舊的心。如此無名之刑。無辜之戮。文明人胡亦爲之。汝越南人。好睜開兩目一看。勿謂法人可信也。彼法人於國未定時。勸諭出首免罪文。千口萬口。汝今日視法人何如。汝尙信法人否。否。法人又有最兇最狠的手段。又有最姦最譎的肝腸。初取越南時。他極以甘言醴賞誘越人。又以美官厚俸餌越人。他所行種種惡狀。嗾越人爲之獵鷹。如阮紳黃高啓。此二人最以拿匪得力。輩其搏噬如意者。爲越國中猴面毚腸無義無行之惡棍。實越人平素所不齒。法人却極尊崇之。如武允迂以一通言。至總督協辦。其他督撫名祿。督撫名芳。皆爲法通言。助桀爲虐者。法人種種惡孽。先以意指授此奴輩。欲東嗾之。東欲西嗾之。西此輩奔走不遑。法人坐享其利。此輩所分肥染指。歲積月累而得之膏血。法人知其多也。即便索瑕吹垢。罰一罰。便雙手捧數十年臭囊。奉還貴國保護欽使了。全利歸法。而惡名則此輩分任之。其兇且譎。實爲古今第一無二的手段。

越南國是有民的。看法人如何處置越南民。請看一看。想我同人聽到這一段。有不拍案叫哀。擊天稱痛者。便是無耳目的。便是無心血的。便是非人種的。我敢斷斷說。無是天理。無是人道。我同人好聽去。我只怕同人掩淚抑惱也。我不忍說。然不說出。我同人如何得知。我豈不是死罪死罪。我說去。越民在國未亡時。國君取於民。有喚做庸錢。有喚做租錢。此外更無雜稅。其庸錢是身稅錢。却只八九千。或至二三十千。乃同出一口率。一率只有三百銅錢之多。蓋照戶不照口。所以甚少。其遇有凋瘵。更行蠲免。其租錢是田土稅。有三十畝四十畝。乃出一畝稅。一畝稅有一官方斛粟之多。蓋任民開供。官不過問。所以甚輕。緣越南待民甚寬。這是嬌養姑息政體。漸成惰懶。飾氣習。實非富強的資格。法人得國。若稍留意興滯振敝。令民出銀出錢。爲民開智興利。國民豈不甚大幸福。如何怨他。那法人却無利民的意思。一切利權。都被法人掌握。越人却無絲毫分潤。故民財民力民膏脂。却千端萬緒索取。朝供到夕。夕供到朝。想如此月年年。越人一定無食可餐。無衣可著的。其目有若干事。零零碎碎。却不勝言。請摘舉其大者。說與我同胞聽者。

(一)爲田土之稅。初法人令民盡括田土。依數開供。無得隱瞞。隱瞞者有罰。其田土沒入官。能覺出隱瞞者。有重賞。如現今陳日省。爲法通言。以查出丁田。得清化按察之職。此是法人嗾犬豕鷹的左券。田土分爲三等。上等田。每畝稅銀一元。土亦如之。中等下等準是而殺。與民訂約。永爲成例。纔得一年。法人謂南人留荒田土多。宜增加稅額。使南人勤於農業。法人將行一事。必設爲一巧飾仁義之說。瞞人耳目。這亦是保護越南的話頭。這田土稅如是。遞年增加。下等加爲中等。中等加爲上等。其上等無可加。即令於田簿。倍增其數。百畝增十畝。十畝增一畝。數年之間。田土但有上中等稅。無下等稅。丁簿亦照此例。百增十增一。民村有不堪者。請法人勘度端供。法人不復究問。

但準交這田土與法農官耕墾其稅由總里責賠

越南例收稅人員有稱曰總副總里長合稱曰總里

現民間出稅實田爲法農占奪若處

處而有實是無路可訴的實狀

越人修單向官乞度曰端供詞蓋將實情端與官不敢瞞也

(二)爲人口之稅

法人初言民生須爲國供役古今通義若欲終歲安業須於身稅外另出役錢其人口稅銀

名曰公搜銀每歲一壯丁出金二元二角又役錢曰公益銀每歲一壯丁出金八角是爲每歲一壯丁納銀三元然其初下令時只金一元遞年增加至今西貢民每丁歲納五六元之多外兩圻諸省歲每丁三元或初成丁不滿三元積歲遂增尙未有已時也越南有一小小事說來可笑有某村人照盛時丁簿太多經兵燹後耗其大半法人丁例有增無減某村人一貧如洗納個公搜銀公益銀實實不能堪的帶矣富人哀此輟獨乃相聚而謀曰窮窘至此無天可上無地可入我們盡率所有的人丁向貴保護官苦叫任他烹宰想保護官必無盡殺我輩的理看他如何處分可憐他途窮計絕作無首無尾的乞叫他不想法人是很很毒毒的手幾千百銀元他如何肯放過某村人一齊到法人庭下蒲伏陳苦法人謂汝何不將汝妻兒家居田地賣去納銀與我大法便了某村人慌忙未及思算哭一聲向對法人謂妻兒賣了家屋賣了田地賣了只有一片天在頭上未賣得耳法官拍案大笑曰好好汝一片天未賣將那天賣與我寫下券文我與汝免了搜銀罷某村人面面相覷未知如何回答已見法官取紙筆來押令某村人寫下賣天的券文寫訖村人寫了本村同記字樣某某人名押手點指訖遂出村人其券文法官納之袖村人出都想不出法官如何處分有愛的有喜的有驚懼的俱是未解法人的意豈知某村人歸來未入室一隊巡警法兵已四面圍著那村疎疎密密似攻城一樣但聞彼處傳此處呼喧喧道汝村人賣天與我大法那村汝上面天是大法有了非汝村有了汝村人不得去走天下的不得曝曬天光的若見汝向

屋牆外，出頭露面的，便是敢窺我大法天的，便是侵犯我大法天的，便是死罪。我大法決不輕饒。巡警兵護天的，一連三日，那村人直是水洩不通的，真是晝不見日，夜不見月，與星的。此時村人愈窮窮，乃哭哭泣泣，千般訴萬般哀，向法官乞許贖回那村頭上一片天來，真個是妻兒賣了，家屋賣了，田地賣了，方納清這搜銀，方纔討個安居的。法人方纔罷手，俗諺有云：

到底無天苦，畢竟有天好。

妻兒將奈何，田地未必保。

我贖吾天來，那天不是老。

又有寓越華商爲城廂旅民身稅，較本國人逾重。上等身稅可六十元，中等半之，下等至少亦十元。以上各項公搜稅銀，法人給一紙牌，用法文法印，註明姓名年貫爲隨身信符，不許遺脫。途行者家居者，若遇密魔邪檢察，法探兵爲密魔邪兵偵無此紙牌，作逃搜論，即得重罰。其有官紳在家，及現爲法從事者，照越南國例，無身稅銀，法人却給一免搜銀牌，每三年一換，領牌換牌，皆納銀三年，較搜銀更重。其紙牌有青紅黃三式，黃者爲免搜紙牌，紅者爲受搜紙牌，青者爲外籍紙牌。又有一則稅例，南人遊商，自居里過別處，若忙急未及向法官乞通行文憑，到別處時，向法官納銀元，領個外籍牌。牌是青者以住限速遲爲多少，領紙牌訖，方得投客棧居住。客棧若許無紙牌者居住，巡警兵覺出，拿向法官，主客同罰。此是要分客棧之利，民間雖納公益銀，役亦不爲之減。每役民必曰許雇役錢，初時少支，頃間便變易其說，囊錢裏飯，任民自供，未嘗雇也。其謫處在狙詐奴隸，其凶處在土直人命。